資治通鑑/卷2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八十四 後晉紀五

► 卷二百八十五

起閼逢執徐二月，盡旃蒙大荒落七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84卷

【後晉紀五】 起閼逢執徐二月，盡旃蒙大荒落七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齊王中開運元年（甲辰，公元九四四年）

二月，甲辰朔，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，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，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，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。未幾，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，營於東岸，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。麻答，契丹主之從弟也。乙巳，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、義成節度使李守貞、神武統軍皇甫遇、陳州防禦使梁漢璋、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，緣河水陸俱進。守貞，河陽；漢璋，應州；懷讓，太原人也。

丙午，契丹圍高行周、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。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，無得相救。行周等告急，延廣徐白帝，帝自將救之。契丹解去，三將泣訴救兵之緩，幾不免。

戊申，李守貞等至馬家口。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，散騎兵於其外，餘兵數萬屯河西，船數十艘渡兵，未已，晉兵薄之，契丹騎兵退走，晉兵進攻其壘，拔之。契丹大敗，乘馬

赴河溺死者數千人，俘斬亦數千人。河西之兵慟哭而去，由是不敢復東。辛亥，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，侵契丹之境。壬子，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。初，契丹主得貝州、博州，皆撫尉其人，或拜官賜服章。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，忿恚，所得民，皆殺之，得軍士，燔炙之。由是晉人憤怒，戮力爭奮。

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。戊午，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。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，又詔會杜威、馬全節於邢州。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。

帝居喪期年，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。及出師，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，和以羌笛，擊鼓歌舞，曰：「此非樂也。」庚申，百官表請聽樂，詔不許。

壬戌，楊光遠圍棣州，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，光遠燒營走還青州。癸亥，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，將兵屯鄆州。

階、成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，請為鄉導以取階、成。甲子，蜀人攻階州。

契丹偽棄元城去，伏精騎於古頓丘城，以俟晉軍與恆、定之兵合而擊之。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；大軍欲進追之，會霖雨而止。契丹設伏旬日，人馬饑疲。趙延壽曰：「晉軍悉在河上，畏我鋒銳，必不敢前，不如即其城下，四合攻之，奪其浮梁，則天下定矣。」契丹主從之，三月，癸酉朔，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，東西橫掩城之兩隅，登城望之，不見其際。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，與契丹戰，自午至晡，互有勝負。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，帝亦出陳以待之。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，謂左右曰：「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，今何其多也！」以精騎左右略陳，晉軍不動，萬弩齊發，飛矢蔽地。契丹稍卻；又攻晉陳之東偏，不克。苦戰至暮，兩軍死者不可勝數。昏後，契丹引去，營於三十里之外。乙亥，契丹主帳下小校竊其馬亡來，雲契丹已傳木書，收軍北去。景延廣疑其詐，閉壁不敢追。

漢主命中書令、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，至昌華宮，使盜殺之。

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，一出滄、德，一出深、冀而歸。所過焚掠，方廣千里，民物殆盡。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。麻答陷德州，擒刺史尹居璠。

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，閤門使連重遇，既弒康宗，常懼國人之討，相與結婚以自固。閩主曦果於誅殺，嘗游西園，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。從朗，朱、連之黨也。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：「惟有人心相對間，咫尺之情不能料。」因舉酒屬二人。二人起，流涕再拜，曰：「臣子事君父，安有他志！」曦不應。二人大懼。李后妒尚賢妃之寵，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，使人告二人曰：「主人殊不平於二公，奈何？」會后父李真有疾，乙酉，曦如真第問疾。文進、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，召百官集朝堂，告之曰：「太祖昭武皇帝，光啟閩國，今子孫淫虐，荒墜厥緒。天厭王氏，宜更擇有德者立之。」眾莫敢言。重遇乃推文進升殿，被衮冕，帥群臣北面再拜稱臣。文進自稱閩主，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，皆殺之。葬閩主曦，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，廟號景宗。以重遇總六軍。禮部尚書、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，黜歸田裡，將奔建州，文進殺之。文進下令，出宮人，罷營造，以反曦之政。殿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，不克。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，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，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。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，舉郡降之。

丁亥，詔太原、恆、定兵各還本鎮。

辛卯，馬全節攻契丹泰州，拔之。

敕天下籍鄉兵，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。

秦州兵救階州，出黃階嶺，敗蜀兵於西平。

漢以戶部侍郎陳侹同平章事。

夏，四月，丁未，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。己酉，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、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。庚戌，帝發澶州；甲寅，至大梁。侍衛馬步都指揮使、天平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景延廣，既為上下所惡，帝亦憚其不遜難制；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，辛酉，加延廣兼侍中，出為西京留守。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。延廣鬱鬱不得志，見契丹強盛，始憂國破身危，遂日夜縱酒。朝廷因契丹入寇，國用愈竭，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，各封劍以授之。使者多從吏卒，攜鎖械、刀仗入民家，小大驚懼，求死無地。州縣吏復因緣為奸。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，景延廣率三十七萬。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：「公位兼將相，富貴極矣。今國家不幸，府庫空竭，不得已取於民。公何忍復因而求利，為子孫之累乎！」延廣慚而止。先是，詔以楊

光遠叛，命兗州修守備。泰寧節度使安審信，以治樓堞為名，率民財以實私藏。大理卿張仁願為括率使，至兗州，賦繒錢十萬。值審信不在，拘其守藏吏，指取錢一囷，已滿其數。

戊寅，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、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，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，以備契丹。契丹遣兵救青州，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，敗之。

丙戌，詔諸州所籍鄉兵，號武定軍，凡得七萬餘人。時兵荒之餘，復有此擾，民不聊生。

丁亥，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：「趙延照雖據貝州，麾下兵皆久客思歸，宜速進軍攻之。」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，督諸將擊之。辛卯，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，棄城而遁，屯於瀛、莫，阻水自固。

朱文進遣使如唐，唐主囚其使，將伐之，會天暑、疾疫而止。

六月，辛酉，官軍拔淄州，斬其刺史劉翰。

太尉、侍中馮道雖為首相，依違兩可，無所操決。或謂帝曰：「馮道，承平之良相；今艱難之際，譬如使禪僧飛鷹耳。」癸卯，以道為匡國節度使，兼侍中。

乙巳，漢主幽齊王弘弼於私第。

或謂帝曰：「陛下欲御北狄，安天下，非桑維翰不可。」丙午，復置樞密院，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委之。數月之間，朝廷差治。

滑州河決，浸汴、曹、單、濮、鄆五州之境，環梁山合於汶。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。既塞，帝欲刻碑紀其事。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：「陛下刻石紀功，不若降哀痛之詔；染翰頌美，不若頒罪己之文。」帝善其言而止。

初，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，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。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，州人大恐，從遠因保險拒之。及帝與契丹絕，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。從遠引兵深入，拔十餘寨。戊午，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。從遠，雲州人也。

甲子，復置翰林學士。戊辰，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郎、翰林學士承旨，都官郎中劉溫叟、金部郎中、知制誥武強徐台符、禮部郎中李澣、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，皆為學士。溫叟，岳之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辛未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己丑，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八月，辛丑朔，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，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，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。桑維翰兩秉朝政，出楊光遠、景延廣於外，至是一制指揮，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，時人服其膽略。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，而制書見遣。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為答詔曰：「非制書勿忘，實以朔方重地，非卿無以彈壓。比欲移卿內地，受代亦須奇才。」暉得詔，甚喜。時軍國多事，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水奏，維翰隨事裁決，初若不經思慮，人疑其疏略；退而熟議之，亦終不能易也。然為相頗任愛憎，一飯之恩、睚眥之怨必報，人亦以此少之。契丹之入寇也，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，皆後期不至。帝疑之，謂所親曰：「太原殊不助朕，必有異圖。果有分，何不速為之！」至是雖為都統，而實無臨制之權，密謀大計，皆不得預。知遠亦自知見疏，但慎事自守而已。郭威見知遠有憂色，謂知遠曰：「河東山河險固，風俗尚武，士多戰馬，靜則勤稼穡，動則習軍旅，此霸王之資也，何憂乎！」

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，權知閩國事，遣使奉表稱藩於晉。癸丑，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，知閩國事。

癸亥，置鎮寧軍於澶州，以濮州隸焉。

初，吳濠州刺史劉金卒，子仁規代之；仁規卒，子崇俊代之。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，以崇俊為節度使。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，崇俊厚賂權要，求兼領壽州。唐主陽為不知其意，徙崇俊為清淮節度使，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，馳往代之；崇俊悔之。彥貞，信之子也。

九月，庚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子，契丹寇遂城、樂壽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。

冬，十月，丙午，漢主毒殺鎮王弘澤於邕州。

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，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。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、董思安、張漢思曰：「朱文進屠滅王氏，遣腹心分據諸州。吾屬世受王氏恩，而交臂事賊，一旦富沙王克福州，吾屬死有餘愧！」眾以為然。十一月，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，夜飲於從效之家，從效給之曰：「富沙王已平福州，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。吾觀諸君狀貌，皆非久處貧賤者。從吾言，富貴可圖；不然，禍且至矣。」眾皆踴躍，操白梃，逾垣而入，執紹頗，斬之。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，請主軍府。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，函紹頗首，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繼詣建州。洪進至尤溪，福州戍兵數千遮道。洪進紿之曰：「義師已誅朱福州，吾倍道嗣君於建州，爾輩尚守此何為乎？」以紹頗首示之，眾遂潰，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。延政以繼勳為侍中、泉州刺史，從效、忠順、思安、洪進皆為都指揮使。漳州將程謨聞之，立殺刺史程文緯，立王繼成權州事。繼勳、繼成，皆延政之從子也，朱文進之滅王氏，二人以疏遠獲全。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。

十二月，癸丑，加朱文進同平章事，封閩國王。

李守貞圍青州經時，城中食盡，餓死者太半。契丹援兵不至，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：「皇帝，皇帝，誤光遠矣！」其子承勳、承祚、承信勸光遠降，冀全其族。光遠不許，曰：「吾昔在代北，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，人皆言當為天子，姑待之。」丁巳，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，送其首於守貞，縱火大噪，劫其父出居私第，上表待罪，開城納官軍。

朱文進聞黃紹頗死，大懼，以重賞募兵二萬，遣統軍使林守諒、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，鉦鼓相聞五百里。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，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，大破之，斬守諒，執廷鍔。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，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。初，唐翰林待詔臧循，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，循常為賈人，習福建山川，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。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，國人多以為不可。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，循行境上，覘其可否；文徽至信州，奏言攻之必克。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，將兵從文徽伐殷。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，聞漳、泉、汀三州皆隆於殷，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，文徽懼，退保建陽。臧循屯邵武，

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，執循送建州斬之。

朝廷以楊光遠罪大，而諸子歸命，難於顯誅，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。閏月，癸酉，守貞入青州，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，以病死聞。丙戌，起復楊承勳，除汝州防禦使。

殷吳成義聞有唐兵，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：「唐助我討賊臣，大兵今至矣。」福人益懼。乙未，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國寶於殷。丁酉，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：「吾曹世事王氏，今受制賊臣，富沙王至，何面見之！」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，重遇方嚴兵自衛，三十人者望之，稍稍遁去。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，殺之，斬其首以示眾曰：「富沙王且至，汝輩族矣！今重遇已死，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！」眾踴躍從之，遂斬文進，迎吳成義入城，函二首送建州。

契丹復大舉入寇，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。契丹前鋒至邢州，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。帝欲自將拒之，會有疾，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思、鄴都留守馬全節、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，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。契丹主以大兵繼至，建牙於元氏。朝廷憚契丹之盛，詔從恩等引兵稍卻，於是諸軍恟懼，無復部伍，委棄器甲，所過焚掠，比至相州，不復能整。

齊王中開運二年（乙巳，公元九四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詔趙在禮還屯澶州，馬全節還鄴都；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，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。庚子，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，詔滑州，鄴都復進軍拒之。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。契丹寇邢、洺、磁三州，殺掠殆盡，入鄴都境。

壬子，張從恩、馬全節、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，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。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，至鄴縣，將渡漳水，遇契丹數萬，遇等且戰且卻。至榆林店，契丹大至，二將謀曰：「吾屬今走，死無遺矣！」乃止，布陳，自午至未，力戰百餘合，相殺傷甚眾。遇馬斃，因步戰；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，遇乘馬復戰。久之，稍解；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，遇曰：「知敏義士，不可棄也。」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，取知敏而還。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。二將曰：「吾屬勢不可走，以死報國耳。」日且暮，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，安審琦曰：「皇甫太師寂無聲問，必為虜所困。」語未卒，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；審琦即引騎兵出，將救之，張從恩曰：「此言未足信。必若虜眾猥至，盡吾軍，恐未足以當之，公往何益！」審琦曰：「成敗，天也。萬一不

濟，當共受之。借使虜不南來，坐失皇甫太師，吾屬何顏以見天下！」遂逾水而進。契丹望見塵起，即解去。遇等乃得還，與諸將俱歸相州，軍中皆服二將之勇。彥超本吐谷渾也，與劉知遠同母。

契丹亦引軍退，其眾自相驚曰：「晉軍悉至矣！」時契丹主在邯鄲，聞之，即時北遁，不再宿，至鼓城。

是夕，張從恩等議曰：「契丹傾國而來，吾兵不多，城中糧不支一旬，萬一有奸人往告吾虛實，虜悉眾圍我，死無日矣。不若引軍就黎陽倉，南倚大河以拒之，可以萬全。」議未決，從恩引兵先發，諸軍繼之；擾亂失亡，復如發邢州之時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，夜四鼓，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：「此夕紛紜，人無固志，五百弊卒，安能守橋！」即召入，乘城為備。至曙，望之，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，彥倫命城上揚旌鼓噪約束，契丹不測。日加辰，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逾水，環相州而南，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。延壽等至湯陰，聞之，甲寅，引還；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，不敢追。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，若將攻城狀，符彥倫曰：「此虜將走耳。」出甲卒五百，陳於城北以待之；契丹果引去。

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。

庚申，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，圍勝州，遂攻朔州。

帝疾小愈，河北相繼告急。帝曰：「此非安寢之時。」乃部分諸將為行計。

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。

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：「據降者言，虜眾不多，宜乘其散歸種落，大舉徑襲幽州。」帝以為然，徵兵諸道。壬戌，下詔親征；乙丑，帝發大梁。

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，請歸福州，改國號曰閩。延政以方有唐兵，未暇徙都，以從子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，鎮福州；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，將後衛之。林仁翰至福州，閩主賞之甚薄。仁翰未嘗自言其功。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，詣建州以拒唐。

二月，壬辰朔，帝至滑州，壬申，命安審琦屯鄴都。甲戌，帝發滑州；乙亥，至澶州。己卯，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。劉知遠聞之曰：「中國疲弊，自守恐不足，乃橫挑強胡，勝之猶有後患，況不勝乎！」

契丹自恆州還，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，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；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，州兵不得還。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，引契丹急攻之；斌在〔城〕上，延壽語之曰：「沈使君，吾之故人，『擇禍莫若輕』，何不早降！」斌曰：「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，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；不自愧恥，更有驕色，何哉！沈斌弓折矢盡，寧為國家死耳，終不效公所為！」明日，城陷，斌自殺。

丙戌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。

端明殿學士、戶部侍郎馮玉，宣徽北院使、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，皆挾恩用事，惡中書令桑維翰，數毀之。帝欲罷維翰政事，李崧、劉昫固諫而止。維翰知之，請以玉為樞密副使，玉殊不平。丙申，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、樞密使，以分維翰之權。彥韜少事閻寶，為僕夫，後隸高祖帳下。高祖自太原南下，留彥韜侍帝，為腹心，由是有寵。性纖巧，與嬖倖相結，以蔽帝耳目，帝委信之，至於升黜將相，亦得預議。常謂人曰：「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，且欲澄汰，徐當盡去之。」

唐查文徽表求益兵，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，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，姚鳳為都監，將兵數千會攻建州，自崇安進屯赤嶺。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、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，列柵水南，旬餘不戰，唐人不敢逼。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。望曰：「江、淮兵精，其將習武事。國之安危，系此一舉，不可不萬全而後動。」思恭怒曰：「唐兵深侵，陛下寢不交睫，委之將軍。今唐兵不出數千，將軍擁眾萬餘，不乘其未定而擊之，有如唐兵懼而自退，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！」望不得已，引兵涉水與唐戰。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，使奇兵出其後，大破之。望死，思恭僅以身免。延政大懼，嬰城自守，召董思安、王忠順，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，分守要害。

初，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，乃契丹入寇，澶州、鄴都之間，城戍俱陷。議者以澶州、鄴都相去五十里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，從之。三月，戊戌，更築德清軍城，合德清、南樂之民以實之。

初，光州人李仁達，仕閩為元從指揮使，十五年不遷職。閩主曦之世，叛奔建州，閩主

延政以為將。及朱文進弒曦，復叛奔福州，陳取建州之策。文進惡其反覆，黜居福清。〔先是〕浦城人陳繼珣，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，為曦畫策取建州，曦以為著作郎。及延政得福州，二人皆不自安。王繼昌闇弱嗜酒，不恤將士，將士多怨。仁達潛入福州，與繼珣說黃仁諷曰：「今唐兵乘勝，建州孤危。富沙王不能保建州，安能保福州！昔王潮兄弟，光山布衣耳，取福建如反掌。況吾輩乘此機會，自圖富貴，何患不如彼乎！」仁諷然之。是夕，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捨，殺繼昌及吳成義。仁達欲自立，恐眾心未服，以雪峰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，乃言：「此僧目重瞳子，手垂過膝，真天子也。」相與迎之。己亥，立以為帝，解去衲衣，被以衮冕，帥將吏北面拜之。然猶稱天福十年，遣使奉表稱藩於晉。延政聞之，族黃仁諷家，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，會漳、泉兵討巖明。

乙巳，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，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。庚戌，諸軍攻契丹，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。甲寅，取滿城，獲契丹酋長沒剌及其兵二千人。乙卯，取遂城。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：「契丹主還至虎北口，聞晉取泰州，復擁眾南向，約八萬餘騎，計來夕當至，宜速為備。」杜威等懼，丙辰，退保泰州。戊午，契丹至泰州。己未，晉軍南行，契丹踵之。晉軍至陽城，庚申，契丹大至。晉軍與戰，逐北十餘里，契丹逾白溝而去。

壬戌，晉軍結陳而南，胡騎四合如山，諸軍力戰拒之。是日，才行十餘里，人馬饑乏。

癸亥，晉軍至白團衛村，埋鹿角為行寨。契丹圍之數重，奇兵出寨後斷糧道。是夕，東北風大起，破屋折樹；營中掘井，方及水輒崩，士卒取其泥，帛絞而飲之，人馬俱渴。至曙，風尤甚。契丹主坐奚車中，令其眾曰：「晉軍止此耳，當盡擒之，然後南取大梁！」命鐵鷂四面下馬，拔鹿角而入，奮短兵以擊晉軍，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。軍士皆憤怒，大呼曰：「都招討使何不用兵，令士卒待死！」諸將請出戰，杜威曰：「俟風稍緩，徐觀可否。」馬步都監李守貞曰：「彼眾我寡，風沙之內，莫測多少，惟力鬥者勝，此風乃助我也；若俟風止，吾屬無類矣。」即呼曰：「諸軍齊擊賊！」又謂威曰：「令公善守禦，守貞以中軍決死矣！」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，皆曰：「虜得風勢，宜俟風回與戰。」彥澤亦以為然。諸將退，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，謂彥澤曰：「今軍中飢渴已甚，若俟風回，吾屬已為虜矣。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，宜出其不意急擊之，此兵之詭道也。」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：「與其束手就擒，曷若以身徇國！」乃與彥澤、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，諸將繼至。契丹卻數百步。彥卿等謂守貞曰：「且曳隊往來乎？直前奮擊，以勝為度乎？」守貞曰：

「事勢如此，安可回鞚！宜長驅取勝耳！」彥卿等躍馬而去，風勢益甚，昏晦如夜，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，呼聲動天地，契丹大敗而走，勢如崩山。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鬥，步騎俱進，逐北二十餘里。鐵鷂既下馬，蒼皇不能復上，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。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，稍復布列。杜威曰：「賊已破膽，不宜更令成列！」遣精騎擊之，皆渡水去。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，追兵急，獲一橐駝，乘之而走。諸將請急追之。杜威揚言曰：「逢賊幸不死，更索衣囊邪？」李守貞曰：「兩日人馬渴甚，今得水飲之，皆足重，難以追寇，不若全軍而還。」乃退保定州。契丹主至幽州，散兵稍集；以軍失利，杖其酋長各數百，唯趙延壽得免。

乙丑，諸軍自定州引歸。詔以泰州隸定州。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帝發澶州，甲申，還大梁。

己丑，復以鄴都為天雄軍。

閩張漢真至福州，攻其東關。黃仁諷聞其家夷滅，開門力戰，大破閩兵，執漢真，入城，斬之。卓巖明無它方略，但於殿上噀水散豆，作諸法事而已。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，尊為太上皇。李仁達既立巖明，自判六軍諸衛事，使黃仁諷屯西門，陳繼珣屯北門。仁諷從容謂繼珣曰：「人之所以為人，以有忠、信、仁、義也。吾頃嘗有功於富沙，中間叛之，非忠也；人以從子托我而與人殺之，非信也；屬者與建兵戰，所殺皆鄉曲故人，非仁也；棄妻子，使人魚肉之，非義也。此身十沉九浮，死有餘愧！」因拊膺慟哭。繼珣曰：「大丈夫徇功名，何顧妻子！宜置此事，勿以取禍。」仁達聞之，使人告仁諷、繼珣謀反，皆殺之。由是兵權盡歸仁達。

五月，丙申朔，大赦。

順國節度使杜威，久鎮恆州，性貪殘，自恃貴戚，多不法。每以備邊為名，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。富室有珍貨或名姝、駿馬，皆虜取之；或誣以罪殺之，籍沒其家。又畏懦過甚，每契丹數十騎入境，威已閉門登陴；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，威但□真目延頸望之，無意邀取。由是虜無所忌憚，屬城多為所屠，威竟不出一卒救之，千里之間，暴骨如莽，村落殆盡。威見所部殘弊，為眾所怨，又畏契丹之強，累表請入朝，帝不許；威不俟報，遽委鎮入朝，朝廷聞之，驚駭。桑維翰言於帝曰：「威固違朝命，擅離邊鎮。居常憑恃勳親，邀求姑息，及疆場多事，曾無守禦之意；宜因此時廢之，庶無後患。」

帝不悅。維翰曰：「陛下不忍廢之，宜授以近京小鎮，勿復委以雄藩。」帝曰：「威，朕之密親，必無異志；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，公勿以為疑！」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，以足疾辭位。丙辰，威至大梁。

丁巳，李仁達大閱戰士，請卓巖明臨視。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，刺殺巖明。仁達陽驚，狼狽而走。軍士共執仁達，使居巖明之坐。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，用保大年號，奉表稱藩於唐，亦遣使入貢於晉；並殺巖明之父。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賜名弘義，編之屬籍。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。

己未，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並鎧仗，庚申，又獻粟十萬斛、芻二十萬束，雲皆在本道。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，步兵隸護國，威復請以為牙隊，而稟賜皆仰縣官。威又令公主白帝，求天雄節鉞，帝許之。

唐兵圍建州，屢破泉州兵。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，執其將時厚卿。

六月，癸酉，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。

契丹連歲入寇，中國疲於奔命，邊民塗地；契丹人畜亦多死，國人厭苦之。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：「使漢人為胡主，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太后曰：「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？」曰：「石氏負恩，不可容。」太后曰：「汝今雖得漢地，不能居也；萬一蹉跌，悔何所及！」又謂其群下曰：「漢兒何得一向眠！自古但聞漢和蕃，未聞蕃和漢。漢兒果能回意，我亦何惜與和！」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，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，使奉表稱臣詣契丹，卑辭謝過。契丹主曰：「使景延廣、桑維翰自來，仍割鎮、定兩道隸我，則可和。」朝廷以契丹語忿，謂其無和意，乃止。及契丹主入大梁，謂李崧等曰：「鄴使晉使再來，則南北不戰矣。」

秋，七月，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，閩主延政收其鎧仗，遣還，伏兵於隘，盡殺之，死者八千餘人，脯其肉以歸為食。

唐邊鎬拔鐔州，查文徽之黨魏岑、馮延己、延魯以師出有功，皆踴躍贊成之。徵求供億，府庫為之耗竭，洪、饒、撫、信之民尤苦之。

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，請為附庸以求救。

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、知朗州希杲得人心，遣人伺之。希杲懼，稱疾求歸，不許；遣醫往視疾，因毒殺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